

明年将迎来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最近,著名沪剧演员、长宁沪剧团团长陈甦萍,编剧薛允璜等,来到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故乡四川宜宾,相约与专程赶来的赵一曼唯一后人、其孙女陈红见面,参观了赵一曼纪念馆,瞻仰了赵一曼故居,还与宜宾宣传、文化部门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同行,围绕将赵一曼重新搬上沪剧舞台,进行了融洽、热烈的座谈。

笔者应邀同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赵一曼短暂的一生中,革命战斗事迹感人至深,题材非常难得,对于纪念抗战、向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极具价值。

然而,据我所知,在决定上赵一曼剧目之前,陈甦萍做过一番随机询问调查,虽然多数人支持上这个戏,但也有一部分人,担心会叫好不叫座,吃力不讨好。

这情况,重新勾起了我前往瞻仰赵一曼故居时的心绪。阴天多雨,山道弯弯,接近故居的一长段路,泥泞颠簸,车辆难行,相比较

茫茫无际的天路上,一个蓄着灰白胡须的瘦小老人,驾驶着一辆黑色摩托车,向着西藏高原的圣城拉萨“突、突、突”地奔驶着。他从上海出发,要一路赏析川藏和青藏两条公路沿线壮美的风情。整整 49 天之后,带着一万二千多公里征程留存在脸庞上的风尘和镌刻在心灵里的深深印记,他,心满意足地回来了。

他叫吴绥达,今年 66 岁。这是他第二次进藏。“有一回”,他说道:“车里的汽油不多了。路旁的招牌告示,30 公里外有加油站。放心了。可骑到那里一看,是个在建加油站的工地。工地上树了一块牌子:向前 70 公里有加油站。这下糟了!只得站在路边向往来的汽车求助了。”

一辆川 A 牌照的越野车停了下来。一个年轻人走来:“需要帮助吗?”当得知原委,他从车里拿来了装满汽油的备用油箱给摩托车加油。摩托车车头处一行黄颜色的字——“上海—西藏”,引起了他的注意,问道:“你老人家高寿了?”答:“66 岁。”年轻人马上连声说:“佩服!佩服!这么大岁数,一个人从上海骑摩托车到西藏,不容易!真不容易!”这时,车上下来一老者,说八十有五了,随儿子去西藏游玩。他对绥达说,他也是个“摩托迷”,一直开到 75 岁才停下来。老者祝愿绥达一路顺利。

绥达被感动了:这素未谋面的一老一少,不仅给我的车子以动力,还给我的精神增添了动能。

在波密县城往西 30 公里的地方,一条过水路在暴雨的侵袭下顿成泽国,低洼的路段更是激流翻滚,颇有些吓人的气势。绥达被阻隔在了那里,不知这一耽搁会耗去多少小时。一辆辆等待多时的汽车耐不住了,驾驶员“轰”着油门使劲地冲了过去。绥达稳了稳神,也跟着急驶而去。可摩托终非汽车,尤其在这异常的环境里:动力不足,两个车轮的稳定性差,后座上那包鼓囊的行装增添了阻力,无遮无挡的驾驶员直面激流冲撞难以施展手脚……车一到路中水流最湍急的地方,瞬间被冲翻。他本能地要站起来,但水流冲倒了他,没有任何抓手,无助的他向河流的深处滑去。他感觉到了危险,急忙伸出手臂求救。一个藏族小伙子闻讯飞奔而来,一把把他拽住,拖了上来……

绥达没有因此停下旅程。他联系上海摩托车供应商快递过来配件,修复了损坏的摩托。“突、突、突”,他又前行了。“只要不倒下,就一直在路上。”他这样说着自己的信念。

绥达是个执著而又细腻的人。他独驾摩托进藏,

通往一些旅游景点的平整漂亮的公路,这里的交通条件,显得原始而寒酸。赵一曼故居正处于修复工程后期,规模恢复如旧甚至稍有超越,但在全中国解放整整大半个世纪后,那些新砌未干的墙壁,刚刚油漆的门窗,让人感觉经历风雨飘摇之后的修复有些姗姗来迟。

类似令人感叹的情形,在别处也能遇到。譬如,一些挂有“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牌子的革命遗址、纪念地,不少门可罗雀。小学生的课本里,涉及革命先烈的内容,比以往少了。有一名语文老师,在书店里找不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心情无法释怀,到网上看到这些诗时,禁不住泪流满面。某房地产开发商造房子,竟然损坏了革命烈士陵园的环境,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

叹息之余,我在想,生活丰富多彩,社会五光十色,但是,那些曾经支撑和激励我们民族从积弱、苦难,走向幸福、强盛的伟大

小乐发现阿福已经不骑车上下班,坐公交车了。

阿福家离公司没有多少路,就 20 分钟骑车时间吧。阿福也常常以骑车为荣,因为这等于天天锻炼身体。阿福说,世界上最珍贵的就是身体健康。

谁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是绝对不做有伤身体的事。虽然阿福看重身体健康的,可是干起活来却老是要不要命,常常超负荷,然而并没有多得什么。虽然阿福也有想法,但还是没有改弦易张,这就让小乐很是感慨。

阿福的兴趣似乎都在工作上。这对也喜欢工作的小乐来说,还是有点意外的。小乐换过多个部门,可是还没有见过像阿福这样痴迷工作的。不过阿福也真有能耐,居然把一个索然无味的专业,搞得有滋有味的。

有一次,阿福对小乐

信仰与献身精神,是我们继续奋斗前行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动力,是永远都不能丢失掉的;那些为了民族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抛头颅、洒鲜血的先烈,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与敬仰的。当前,世界很不太平,国际上政治斗争激烈复杂,我国不断被卷入领土纠纷。我们缅怀英雄,不忘国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全

“断层”之忧

甘建华

强盛与生生不息,离不开一种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牢记革命先贤,传承他们的信仰和崇高品德,是一代代人的共同需要与历史责任,这中间是容不得出现衔接断层的。

行笔至此,我的耳畔,回响儿时熟悉的歌声:“翻过小山冈,走过青草坪,烈士墓前来了红领巾……”当年,老师带领同学们排着长队,一边唱着歌,一边来到烈士陵园扫墓的情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感谢母校从小给予

说,我们的工作确实枯燥无味,可是如果用心,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风景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都有。

在阿福不断调教下,小乐有了很大的长进。枯

阿福

宋跃辉

燥的专业在他的眼睛里也开始灵动起来,工作越干越出色,就这样他声名鹊起了。

一天小乐去银行刷卡,发现这个月多了 2 万绩效奖金,但是他并没有特别高兴,他知道阿福是不会有这个福气的,因为几乎没人知道这其中阿福很大的功劳。他不禁马上想到了阿福的花白头发,和一张疲惫的脸。于是心里就有些痛。

第二天上班一看见阿福,他就不自在,很想分一

我初尝其味,并承诺今后提供方便。

之后,我又邀友去了三次,每次都是顾客满座。感觉此店作为上海本帮菜的民间坚守者,确实是上海本帮菜的代表。

在此,我第一要夸其坚守——不赚不实之钱。现在没有新鲜冬笋了,它就不做扣三丝;第二服其手艺。作家兼美食家

陆文夫说“美味在小店”,我言“佳肴出闲灶”。尽管小店太忙,但八宝辣酱、响油鳊糊、本帮蒸三鲜等值得一品;第三敬其亲民。现在它不烧本帮菜中价格最贵(每只 288 元)、最赚钱的“虾子大乌参”,而以“浦东老八样”打底,一桌三五百。因此,喜欢本帮菜的人,不妨一试,不亦乐乎!

家旁的本帮菜馆

何鑫渠

店”,我言“佳肴出闲灶”。尽管小店太忙,但八宝辣酱、响油鳊糊、本帮蒸三鲜等值得一品;第三敬其亲民。现在它不烧本帮菜中价格最贵(每只 288 元)、最赚钱的“虾子大乌参”,而以“浦东老八样”打底,一桌三五百。因此,喜欢本帮菜的人,不妨一试,不亦乐乎!

骑摩托走遍了长三角的山山水水,短则三五天,长则一两周,以磨砺自己的意志和增强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为早日将决心付诸实施打基础。只是他“独行侠”般地行事,不为我们所知。我去和他相见时,准备了一个问他的问题:“一路上,你感到孤独吗?”可看了他做的视频,听了他的讲解后,我不仅不想问这个问题了,还为自己曾经想问他这个肤浅的问题而感到“不好意思”——我和他的心隔

着距离。

他是骑着他那辆“忠实”的黑色摩托车来和我们相会的。历经风尘,车头处那行黄色的“上海—西藏”4 个字,依然醒目。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接受了天路无限风光的洗礼,他显得更加从容、淡定和厚实了。我想猜猜他下一个梦想是什么,但不容易猜到,不过可以肯定,这个勇于挑战自我的人,是不会停止梦想的,尽管已六十有六了,可他的心依然年轻。

我们革命传统与烈士精神的熏陶,我们受益终身。然而,沐浴、滋养过我们心灵的东西,会不会在我们后代人的心灵上留下印记呢?

这个问题很沉重、很现实。值得宽慰的是,先贤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毕竟多多少少地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对他们的纪念,应当承认,也已经成为一种带有情感温度的文化。拿我们的宜宾之行来说吧,由于行程紧凑,参观赵一曼纪念馆和故居都排在双休日。宜宾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赵一曼纪念馆、故居所在村镇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放弃休息,接洽、引路、介绍、交流,热情协助令人感动。在宜宾数日,用餐的饭店里,店主人知道客人是为了排赵一曼的戏远道而来后,常常会亲切询问咸淡如何,要不要少放些辣,会不会辣坏了嗓子。下榻宾馆旁的一家饭店,老板娘除了收费优惠,还特意赠送了 2 个风味菜给剧组人员品尝。故乡人对革命女杰的深情,我们是真切地感觉到了。

半绩效奖金给他,可是这样做,阿福不仅不接受,很有可能还会伤了阿福的心。但是不给吧,小乐心里又忐忑不安,说到底,这钱确实不能自己一个人拿。好几天,他心里都装着这件事,甚至睡不好觉。

不过他也一直担心这件事被阿福知道,因为阿福人脉广,指不定已经有人告诉了他。小乐知道,自己在阿福的心里是很澄净的,一旦他知道我原来也是类似的人,自己的形象就会支离破碎。

小乐偷偷地观察了几天,看不出阿福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是好像他又是知道的,只是没有点穿,很沉得住气,或者无奈,只好像从前一样毫无保留地指导他。可是,他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啊,他们又没有签订过师徒协议!小乐觉得自己很亏心,但是怎么办呢?

小乐很想问问阿福为



眼下所有热词中,最妙的莫过于“土豪”了。土豪一词不仅贴肉、传神、蕴涵着深刻的幽默性,而且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实用性,因此飞快星火燎原。由“土豪金”领衔,“土豪食材”及服务于土豪的衣、住、行蜂拥登上台面,精彩纷呈。

更妙且奥的是,首倡土豪一词的居然是“美国人”!该美国佬身份极为可疑,我相信,卸下美国妆,真嘴脸应该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准确地说,华人。否则,他怎么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百宝箱里极娴熟、极精准地单拈出一个“土豪”来呢?且一鏖中穴!不管是国字脸、目字脸,还是瓜子脸、汤圆脸,一旦粘连上“土豪”面膜,个个契合无间。

“土豪”的幽默性,还体现在它像歇后语般露一半藏一半。此话怎讲?本来“土豪”在习惯上是不单独使用的,它通常与另一词如连体姊妹般结伴而行:土豪劣绅。揭示出掖藏着的另一半,委实大煞风景呐,光鲜体面的土豪顷刻间被打回恶劣。我不知道很享受土豪称号或艳美土豪的朋友,情何以堪?脸色会不会“绿肥红瘦”?

什么不骑车了?骑车对降低血糖有好处啊。想了半天,小乐明白了:阿福老了,再有几个月就退休了,骑不了车也不算是很意外吧。但是,如果他能够继续骑车该多好啊。自己的父亲也是糖尿病,已经 60 多,可是还整天骑着车到处晃悠呢。

想到这些,小乐突然就有想流泪的感觉,不敢再直面阿福。

曾在上海虹桥古玩城参观过《垂直艺术——手杖》展览,有幸看到沪上杖具玩家陆杰瑞先生收藏许多形形色色,奇奇怪怪来自世界各地的古旧手杖……手杖,细细长长,寻常之物,随处可见,因为普通,常常被人遗忘,蒙尘在旧屋的墙角……但是手杖却与老上海艺术家有缘,我们看到旧照片中有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谢稚柳、唐云、叶圣陶、陈巨来等书画篆刻大家手持手杖的旧影。

浙江“西泠印社”收藏着一根吴昌硕晚年用的手杖。手杖质轻,装在锦盒里,据书法家吴超先生生说,这根手杖是竹做的,包浆润厚,此手杖韧性足,上面有吴昌硕 78 岁那年亲自刻的 10 个行楷小字:“坚多节,扶我暨。辛酉春,缶。”记者林明杰曾在西泠印社拜观此件手杖,他说吴缶老在手杖上刻的字虽少,却见乱世中一位伟大艺术家对自己操行的可贵恪守。

陈巨来先生回忆:“徐生告余,当其(文革)斗争最激烈时,白(白蕉)所持手杖上贴了大字报,不准取下,走路以示众,白不堪日被批斗,病亟之时犹如此,致某日回愚园路家中时,爬上楼头,即倒地而死了。”

某年朋友送陈巨来一根杭州万年藤手杖,巨老刻“玉成心赏”朱文印回赠,那方白寿山印章边款刻着:“远承玉成仁兄以杭州万年藤手杖见贻,用服此印,藉志纪念。巨来年七十四,戊午十月。”这是文人之间手杖与印章的雅事了。

旧籍记:“1923 年惊蛰前后,昌硕先

生在杭州闻超山梅花怒放,便欣然率家人赴超山赏梅。丁辅之先生特为之赠送紫檀手杖,昌硕老人把玩再三,喜甚,就自镌铭言于杖上以志纪念。”

沪上书画篆刻家顾振乐老师讲,动画片大家万籁鸣先生是他的好友也是顾家常客。顾老回忆说:“从前,只要万籁鸣用手杖在门口敲几下,我就知道他来了。”哈哈,原来手杖还有作敲门接头信号“暗号不变”的功效呢!

吾友何立平兄,狄平子后裔,他告诉我,某年狄平子觅到几根上品湘妃竹,请人制成三尺长的扇骨,还到苏州特制大扇面,狄把巨扇带到好友吴湖帆处,请吴画山水题字。当时叶恭绰也在,巨扇展开,吴湖帆、叶恭绰都吓了一跳,哇塞!大得要两张书桌才能够放下扇子,真是罕见!吴湖帆问:“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大的巨扇?”狄平子笑答:“此扇乃拂扇大王之雄风,还可以充当手杖,危急之中亦可作为武器用抵抗一下……”当年有朋友调侃说,呵呵!狄平子他“明明是为了‘贪图’吴湖帆的山水,要画得尺寸大些,却编出这样的理由,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小小一根手杖,给古董收藏鉴赏者带来包罗万象的杖具文化知识,既有艺术审美的情趣,又有精湛制作的工艺展现,每一根手杖都刻画着一个时代历史的痕迹和信息,记录着老上海十里洋场和最近几十年来上海文人心中那一段消失在岁月尘埃里的难忘记忆……



今宵灯谜

金震宇
死缓即将获减刑
(影片)
昨日谜面:企慕温庭筠(三字睡姿口语)
谜底:仰八叉
(注:唐·温庭筠才思敏捷八叉手即成诗文,称“温八叉”)